



深度

从玉林到巴黎，一只狗命运转折背后的“愚蠢人类”故事

地球之上，到底“人为万物中心”，还是“物种平等”？

2019-08-29



2015年6月21日，商人等待顾客在广西玉林市场购买笼子里买狗。摄：STR/AFP via Getty Images

对于“薄脆饼干先生”（Monsieur Crackers）来说，8月3日是从中国来到法国的第四天。也是行程丰富的一天：早上8点到10点到公园散步，10点到15点小憩，15点到17点继续散步并在草地上“冥想”，随后17点到18点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拍照。

然而，“薄脆饼干先生”并不是中国明星，也不是土豪游客，它只是一条血统并不纯正的7岁的柯基犬。照片上的它眯着眼睛，吐着舌头，耳朵翘了起来，一脸呆萌。很难想像，2年前，它曾沦落到在广西玉林附近的屠宰场，险些成为饕餮食客的盘中餐。

今年7月下旬，法国致力于动物保护的“斯特凡纳·拉马尔协会”（Association Stéphane Lamart）资助3名志愿者，将9只狗从中国接到法国。包括“薄脆饼干先生”在内的2只狗，2017年从玉林附近屠宰场死里逃生，后来辗转到长沙，另7只则来自四川雅安。

玉林和“狗肉节”捆绑，聚焦全球目光，是中国进食狗肉传统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动物权利争议最激烈的地方。围绕这个“人造节日”，争议从当地一直蔓延到欧亚大陆另一端。

发起此次救助行动的斯特凡纳·拉马尔承认，玉林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工具。自从发起“救狗”项目以来，短短两周时间，协会网上众筹收获900多人近2.5万欧元捐助，“玉林效应”可见一斑。不过他也承认，自己的本意并不是要给中国人的嘴强行上一道锁，而引发公众关注，推动中国立法，禁止虐待动物，才是他的最终意图。

同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动物保护法制相对完善。以法国为例，动物保护立法有两百多年历史。2015年民法515-14条款更是明确规定，动物是“具备感知”的生命体，而不再是“家具物品”。动物属性被法律重新定义，极具象征意义。如今，“素食主义”和“反物种歧视”运动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所有这一切不禁促使人们反思：地球之上，到底“人为万物中心”，还是“物种平等”？



2019年7月24日，中国哈尔滨的狗只庇护所。图：作者提供

一场和中国使馆的“拉锯战”

从全球变暖到中东乱局，巴黎每年各类主题的游行示威逾3000场，2019年5月29日上午的这次，只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场。不过对于绝大多数法国路人来说，反对的对象还是有点稀罕——远在中国的广西玉林“狗肉节”。

当天上午11点，位于巴黎市7区荣军院附近的安德烈·塔尔迪厄（André-Tardieu）小广场逐渐热闹起来。在这个毗邻总理府和罗丹美术馆、富裕阶层居住的街区，几十人举着抗议标牌、牵着自家宠物举行集会。旁边两三人套上“戏服”，化身粉嫩的卡通狗。扩音器里传来阵阵“改变观念”和“消除野蛮”等呼吁。不过许多抗议者手中的图片，却堪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其中不乏当街宰杀狗的血腥场景，以及各种煎炒烹炸的狗肉制品。

活动临近结束时，组织者拉马尔和法国歌手巴尔尼（Phil Barney）分别抱着一个箱子离开广场，箱子上写着：170115个签名，抵制2019年玉林狗肉节。

他们想把这些签名文件，亲手交给塞纳河对岸的中国驻巴黎大使馆，不过遭到婉拒。大使馆建议他们通过邮件寄送。

这种态度并不让拉马尔意外。其实，公开集会本不在计划之内，拉马尔这么做，显然有些愠气的成分在。

今年早些时候，有人给协会打电话，说自己收集了十几万签名，反对玉林狗肉节，希望协会转交给中国驻法使馆。拉马尔随后给使馆写信、发邮件，希望获得接见。但中国使馆方面表示从未收到类似请求。

“我们寄的可都是挂号信，有回执证明你们收到了。”拉马尔接受端传媒采访，提到此前的插曲，仍有些愤愤不平。多次尝试私下交流无果，他才发起集会动员，并获得法国笑星皮卡尔（Jean-Marie Bigard）和歌手萨多（Michel Sardou）等不少名人声援。

集会结束后，拉马尔同中国使馆的“拉锯战”并未结束。他们将签名打印出来，每天30张邮寄给使馆，不厌其烦，直到寄完为止。



2015年6月20日，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狗节，摊贩威胁如没有在狗节前出售，他就会杀死这些狗。摄：Jie Zhao/Corbis via Getty Images

“玉林狗肉节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拉马尔协会，成立至今已有19年，包括法律服务、领养、捐赠和动物保护等多个部门，拥有8名正式员工和150名志愿者，向公众提供法律咨询，并参与涉嫌虐待动物的法律诉讼案件。协会现在拥有两个庇护中心：位于诺曼底地区的小狗庇护所（占地面积6500平方米），和位于布列塔尼地区的驴子庇护所（占地30000平方米）。

“如果不是玉林，中国人吃狗肉和猫肉这件事，可能不会引发这么多争议。玉林狗肉节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到那些残忍的画面，我们没法无动于衷。”38岁的辞职警察拉马尔承认，抗议行动针对中国，其实有点以偏概全，“把中国当成一个集合体，认为它代表一切（吃狗肉的亚洲国家），我们或许搞错了。但最终目的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向一个国家施压，逼迫他们作出改变。这是策略考量。”

拉马尔希望通过此类活动，能够推动中国通过动物保护法，并明令禁止捕食猫狗等陪伴动物。目前，中国大陆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关于动物的全面保护立法。他不太明白，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处于领先地位，但在动物保护层面，为何偏偏拖了后腿。

不过，拉马尔并不像外界想像中的那样正义感爆棚地“高举高打”，他也知道有些事情需要慢慢来，在访谈中，他甚至用商量的口气说：“就算没法把禁止捕食宠物写入（中国）法律，退一万步讲，可以先从禁止虐待动物开始啊。”

早在1791年，法国就颁布第一条动物保卫法，维护动物作为人类私有财产不受他人侵犯。1963年法律则首次将虐待动物正式列为违法行为。如今，虐待情节严重者最高面临2年监禁，以及3万欧元罚款。但即使如此，法国依然面临每年逾10万宠物被遗弃、以及大规模农场经营导致养殖条件恶劣等动物福利难题。

其实，中国在动物保护立法层面也有过多次尝试。比如2005年《北京市动物卫生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不得虐待、伤害或者遗弃动物，但最后该项法案被否决。中国西北大学法学教授孙江曾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起草，2018年做客澎湃网问答栏目时提到，“法律进步，需要文化和传统的支撑”。中国文化不缺爱生传统，但

[illegible]

当口腹之欲变成身份认同问题

虽然在拉马尔看来，“使馆抗议”有充分的合理性，但在当地不少华人中间，还是引起诸多疑惑和不满——为什么被点名的总是中国？西方人固然不吃狗肉，但也吃猪马牛羊，是否有资格从道德层面评判中国人吃狗？这些抗议者是否知道，中国国内其实也有相当强烈的声音在抵制玉林狗肉节？

2010年左右，玉林狗肉商发起所谓“夏至狗肉节”，其实颇有些“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意思。但这项活动从诞生之日起，便伴随着巨大的争议。一年一度的夏至，总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抗议和反抗议声潮。2015年和2016年，国内外抗议声潮达到顶峰，包括国际名模邦辰（Gisele Bündchen）在内的多位名人，曾在社交媒体发起“终止玉林狗肉节”的话题，不同平台各项请愿签名高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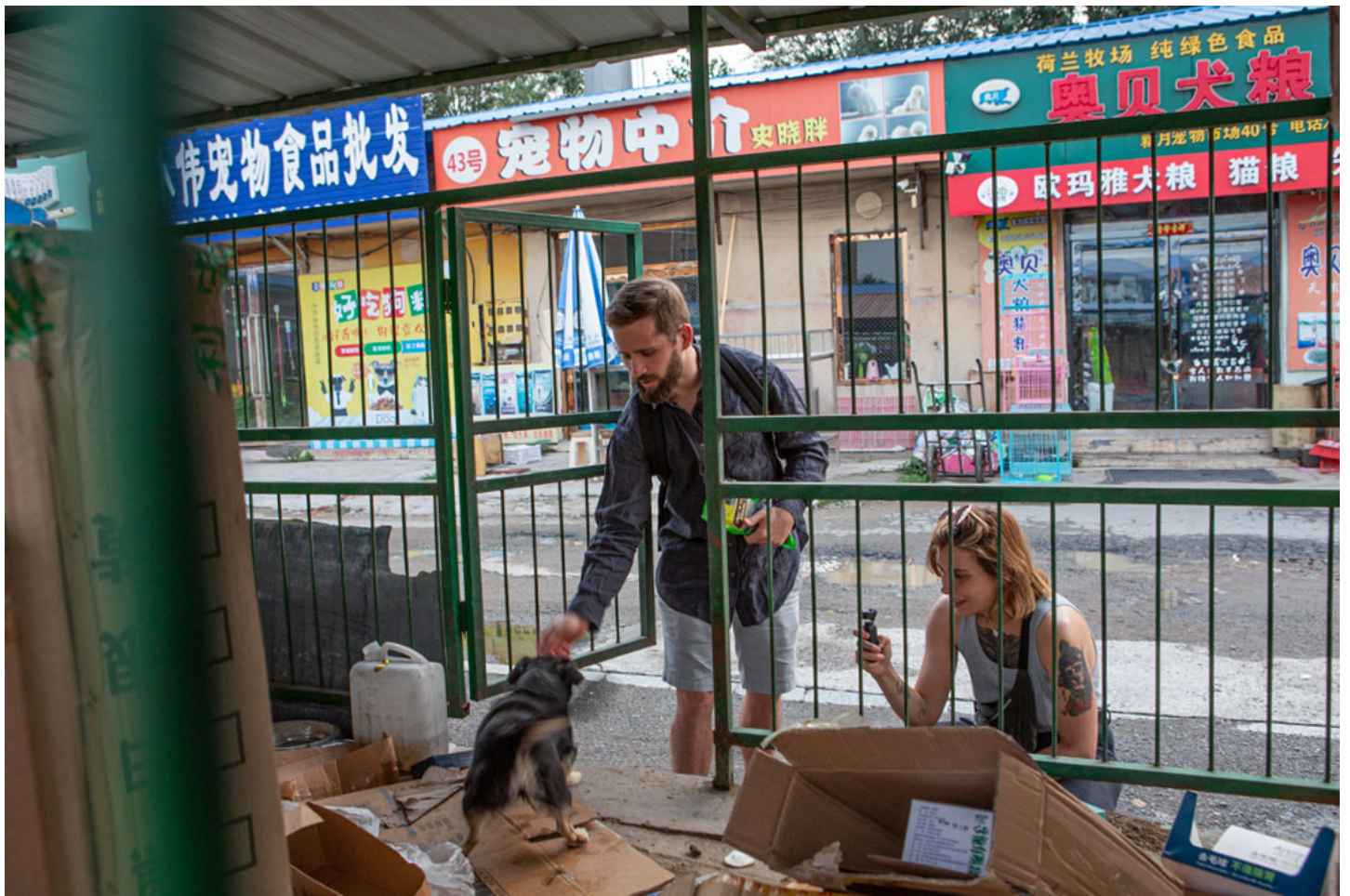
“玉林狗肉节”至今没有停办，但当地政府的態度，逐渐由支持变为与之保持距离。

一方面，“玉林”和“中国”在争议中被国际社会标签化，即使对狗肉节持中间派、甚至反对立场的中国人，有时也不免产生防御心理，对这种“咄咄逼人”的正义感愈加敏感。

2014年，中国“异视异色”（VICE）记者钟伟杰来到玉林狗肉节做报导，便描述了这样一副景象：“由于救狗和抗议激起了当地人的反感情绪，玉林人反而更加团结，令狗肉节越办越红火，周边县城也随之兴起了吃狗肉的热潮；更有广西其他城市组团参加响应，拉着写有‘吃狗肉，撑玉林’的横幅来声援狗肉节。”

另一方面，中国国内部分“爱狗人士”在玉林高价买狗、干扰食客或上演行为艺术的报导见诸报端，同样被脸谱化，难以争取到当地民众的支持与同情。

舆论过度焦灼，玉林反而变成对峙双方沟通的盲点。这是“野蛮残忍”还是“传统风俗”？在东西文明讨论的夹持下，从口腹之欲出发的观点之争，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不过，玉林论战激发的“吃狗肉自由”仅限于圈内，在全国似乎并不受欢迎。2016年，中国央视网发起的问卷调查显示，64%的人表示支持立法禁止食用狗肉。



2019年7月25日，William Burkhardt于中国长春宠物市场。图：作者提供

“救狗”还是“接狗”：一场并不戏剧性的“胜利大逃亡”

“法国民间团体奔赴万里去玉林救狗”的新闻，很容易给人一种“孤胆英雄”式的错觉。但在这一事件中，过程却远没有外界想像得那样戏剧化：与其说是“救狗”，不如说是“接狗”。然而即便如此，其中各个侧面所折射出来的意义，却仍然值得关注。

“我们想要给法国人传递的信息是：中国人吃狗吃猫，但我们也吃猪吃牛，不必五十步笑百步。如果想要中国人不再食用猫狗，我们应该先从停止食用鸡鸭牛羊做起！”

说这话的，是法国青年布尔卡尔特（William Burkhardt），他今年30岁，素食已经10年，其中纯素食（即戒绝任何动物肉类及蛋奶制品）6年，是美国动保组织DxE（Direct Action Everywhere）法国分支创始人。今年夏至到来前一个月，他又看到关于玉林的新闻。这次，他打算去趟中国。

DxE法国分支拍摄过许多屠宰场和养殖场的内幕视频，揭露大规模工业化养殖业中动物恶劣的生存处境。在一般人印象里，“法国制造”的农产品，往往象征着田园牧歌、品质优良。但在养殖业，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布尔卡尔特说，现在工业化操作的农场里又挤又脏，“很多猪就在食盘里排便，猪肉能好到哪里去？”“法国肉其实跟中国或美国工业化养殖的一样差！”一提到自己工作，本来语调平缓的他，显得特别激动。

出发之前，他便盘算着，要努力带回一只中国狗，运气好的话，希望还能拍摄到中国狗肉买卖市场和屠宰场实况，促进法国人由此及彼、反思自己的消费方式。显而易见，他的落脚点仍在法国，同拉马尔的“玉林救狗”诉求并非完全一致。

不过，拉马尔得知布尔卡尔特的计划后，提出资助他和另两名同伴的差旅费用。但条件是，他们需要从中国领回9只狗——法航规定3名乘客可携带动物的最高限额。这笔费用的来源，则是拉马尔的网络募款。5月26日，协会在Facebook上发起目标总额1.5万欧元的众筹，6月20日结束前，929人共计捐出24785欧元。

布尔卡尔特出发之前，同英国拉什顿狗救援协会（Rushton Dog Rescue）取得联系，后者和中国当地小动物庇护中心合作多年，负责联系9只狗及检疫出境各项手续办理。不过，英

国协会创始人里根女士（Cindi McNeil Regan）觉得，拉马尔和布尔卡尔特对中国并不了解。她告诉三个满怀憧憬、即将启程的年轻人，除了玉林之外，中国其它地方同样存在杀狗现象。她说，“都是因为社交网络，玉林才成了个奇闻。”

接受端传媒电话采访时，里根女士尤其强调，不能笼统称这9只狗是“玉林狗”，其中七只来自四川雅安市小动物收养中心，另外两只来自美国动保组织“动物希望和健康基金会”的长沙基地。只有后两只，才是真正在玉林“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得救的幸运儿。

“闪电式突击跨国救狗”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按照正常渠道，这些幸运儿乘飞机出国之前，至少需要4个月准备，除了免疫处理、芯片识别，还要经过3次血检才能获得出国护照。“玉林救狗”技术挑战不小，布尔卡尔特的中国之行，实则扮演了“去中国接狗”的角色。

其实，在中国大陆动保圈内，买狗救助的做法也一直存在争议。“动物希望和健康基金会”长沙基地于2016年和2017年曾到玉林当地买狗，2018年则到中国其它地方营救即将运往玉林的狗，三年时间共计救了2000只狗，不可谓没有成绩，但同时他们也意识到，这么做只会助长狗肉商贩气焰，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才决定今年不再去“玉林狗肉节”以类似方式进行救助。

布尔卡尔特和同伴在中国待了十天，除了玉林，他们还选择去长春走走转转，顺便做视频报导。不过，“空降”中国做狗肉调查，没有想像中简单——语言不通，人生地不熟，他们四处碰壁，自己也很难用“成功”形容此次行程。

纵然想像中的“救狗”变成了“接狗”，三个年轻人仍然付出了艰苦的努力。7月31日下午2点，9只中国狗飞抵法国，其中包括3只柯基犬、1只雪纳瑞犬、1只德国牧羊犬、1只可卡犬、1只金毛巡回猎犬、1只泰克尔犬，最后1只混血品种未知。此次救助行动共花费了1.6万多欧元，而网络募款的剩余部分，协会曾表示资助玉林当地动保协会，以及多年致力于取缔“玉林狗肉节”的亚洲动物基金（Animals Asia）。

布尔卡尔特如愿以偿地收养了其中一只柯基犬——“薄脆饼干先生”，剩余8只来到拉马尔协会的诺曼底地区庇护所落脚。两周之内，它们全部被法国家庭预定领养。



2017年6月7日，一名男子在巴黎的“Parti Animaliste”选举活动海报旁走过。 摄：Joel Saget/AFP via Getty Images

动物保护将成为21世纪政治议题？

“玉林救狗”告一段落之后，更有意思的事情继续发生，8月22日，拉马尔向法国“动物党”（Parti animaliste）提交了2020年市镇选举候选人申请，希望将自己所在的城市打造成动物保护的典范。

法国“动物党”是一个年轻的政党，于2016年成立，口号为“动物很重要，你们的声音同样如此”，试图推动动物保护成为政治决议的中心议题。今年5月份欧洲议会选举中，该党出人意料地获得490074张选票，占比2.16%，跟得票率为2.49%的老牌政党法国共产党几乎平起平坐。

虽然因为得票率低于门槛，法国“动物党”未能成功进入欧洲议会，但它的兄弟党派——德国“动物党”获得2个席位，荷兰“动物党”则获得1个席位。

澳大利亚伦理学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因《动物解放》一书和“物种歧视”理论成名，一直以来倡导物种平等，认为动物保护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议题。今年8月24日，正逢“结束物种歧视世界日”（Journée mondiale pour la fin du spécisme），他接受法国杂志《观点》采访时分析，动保事业应该制造更大的响声，鼓励选民投票之前查看候选人在动保议题持有的立场，为了达到这一点，政治途径十分重要，可以建立动物党，也可联合既有政党。

对于中文世界来说，“反物种歧视”仍是一个陌生事物，但在法国等西方国家，它正在逐渐走向舆论聚光灯下。无论支持还是反对，这一运动有着自身的世界观立论，动物保护、素食、反对工业化生产动物制品等等都是由其衍生的分支命题，相比之下，“不吃猫狗”只是初阶门槛而已。

近年来，法国“反物种歧视”运动声势不小。其中一些人组织和平行为艺术，呼吁社会抵制“肉食体制”，但另一些激进分子却因打砸肉铺，或用红色颜料制成的“假血”涂污公共空间，引发不少争议。今年5月，巴黎10区一家有机肉店的悲惨遭遇，显示双方对立仇视升级：二十多个“反物种歧视”人士围攻该肉店，导致摊铺部分被毁，肉制品被污损，老板肋骨受

伤，被迫休了7天病假。一名21岁的施暴者被判缓行，并因人身伤害赔偿肉店老板4500欧元。

但作为“理论导师”，彼得·辛格反对一切暴力行动。他认为，以解放动物为名，对他人施加暴力，属于糟糕且无用的行为，动物运动以极高的伦理标准为根基，需要用道理说服他人，暴力袭击永远不会有说服力。在他看来，“这跟甘地或马丁·路德·金推行的公民抗命行动根本不是一回事”。



北京东部宠物市场。图：作者提供

素食主义的深层驱动

布尔卡尔特同样认为，动员民众是第一步，大规模工业化养殖导致肉类质量差，但很多消费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民意没有抬升，便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近年来，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地区食品安全事件频发、肉奶营养遭质疑、以及动物福祉议题，逐渐引发社会观念和消费习惯改变。素食产业逐渐兴起，可谓管窥演变进程的一个切口。法国《费加罗报》曾报导，2019年法国调研机构Xerfi一份调查显示，法国素食产品去年营业额达3.8亿欧元，同比增长24%。法国素食和全素人群占比不高（分别是2%和0.5%），但弹性素食主义者（少吃肉的间歇性素食者）则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今年年初，包括法国著名影星阿佳妮和比诺什在内的500位名人签名发起“绿色周一”（Lundi vert）行动，呼吁每周一不吃肉，只吃素。联合国数据显示，养殖工厂贡献了14.5 % 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一提议意在减少肉食摄入，应对气候变化。

但养殖农场和气候变化的关系复杂，因果对应并非如此简单。同美澳动辄数万牲畜的大型农场相比，法国农场多数仅有上百头规模，对气候变化的影响程度远无法同前者相比。“绿色周一”引发肉店和农场不满，行业工会纷纷指责行动背后的逻辑缺陷，政治人物也出面表示反对。目前看来，“周一吃素”的倡议在法国尚没有产生持久影响力。

除了保护环境，许多人走上素食道路更是同自身健康有关。布尔卡尔特变成素食主义者便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英国爆发疯牛病危机，波及法国，成为布尔卡尔特这代人从小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他看了很多关于集约农场动物养殖的纪录片，逐渐意识到糟糕的养殖环境必定影响肉类质量，加上素食朋友的亲身示范，这一切最终让他下定素食的决心。后来，他还说服父母一起吃素。

中国目前没有素食人数确切数据，但从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CBNData）联合天猫发布的《2018中国餐桌消费潮流趋势报告》可以看到：2017年水果及蔬菜销售额增长速度最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素食主义潮流的盛行。值得一提的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消费者对

生鲜蔬菜尤其偏爱有加。传统上说，中国素食者中多信奉佛教，但近几年素食现象愈加流行，则同人们对食物和健康更高追求有关。

8月23日，在巴黎埃菲尔铁塔前，动物保护组织PETA举行了一场特别的烧烤。架子上被烤焦的仿真狗引来不少行人侧目，宣传标语上则写着：“狗或者猪，两者有什么区别？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吧！”

“薄脆饼干先生”并没有看到让它心悸的一幕。它已经跟随主人布尔卡尔特去了法国南部度假，每天过得悠闲：躺在床上小憩，到山间散步，或跟主人家另一只狗Limbo玩耍。最近它爱上青菜小食和奶油饼干，还发展了一个新的爱好：偷玩主人袜子，到处乱跑。它并不知道，为了它们的命运，那些“愚蠢人类”彼此已经吵得不可开交。

布尔卡尔特虽是主人，但“薄脆饼干先生”还是有些认生，反而只跟他女友亲近。现在见到其他人，它躲得远远的，不敢走近，总显得有些胆怯。屠宰场的阴影似乎挥之不去，但布尔卡尔特对未来充满信心——“它对我们的信任在一天天增加”。

（胡文燕，旅法媒体人）

胡文燕



热门头条

1. 在加拿大开跑车“炸街”的大陆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撑港游行？
2. 831全记录：示威者于湾仔纵火，在港岛九龙多处转移；再传疑似警察卧底曝光，特警进...
3.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4.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5. 陈纯：举报、粉红狂潮，与体制外的极权主义
6. 抢滩越南，大陆商人被台商抛在身后
7. 早报：路透社公布林郑闭门会议录音，林郑称自己无法辞职，中央不会出军
8. 刘锐绍：林郑的“撤回”与辞职传闻都只是缓兵之计
9. 一个勇武年轻人的自白：你解决了问题，这帮人就不会出现
10. 831晚太子站内发生了什么？还原警察无差别追打乘客事件

编辑推荐

1. 荷兰痴呆村：给重度失智老人搭建“正常生活”
2. 从玉林到巴黎，一只狗命运转折背后的“愚蠢人类”故事
3. “逃犯”之城自由港：香港独立关税区地位走上历史路口
4. 平乱后才可调查？警察过度武力？我们翻查解密档案，重温九龙骚动调查报告
5. 反修例运动三个月 全港约170所中学学生筑成人链表达诉求
6. 三本拍摄六四广场的摄影书，也触碰了今夏香港的命运？
7. 《奥伯拉·丁号归来》：推理小说迷的宝藏游戏
8. 专访导演徐磊：从好奇心开始，说一则中国华北农村的侦探故事

9. 八月大事回顾：枪、眼、火、泪，警民冲突白热化的八月风暴

10. 老年人公园相亲角：性、户口、房子与无处安放的爱情

延伸阅读

中药房会从台湾人的生活中消失吗？

中药房的延续靠中药技术士的修法；中药房的商机各凭本事。但如何解西医体系掌管中医的科学之争？眼前，
没人有把握。

马兜铃酸再掀中药争论，中药是药吗？

药理、医理、利益、意识形态，延续逾百年的中西药之争究竟在争什么？

疯狂的驴皮：342亿的中国阿胶市场，要杀多少非洲驴？

央企以营销手段打造“阿胶传说”，近年受中国中产热捧，万里之外的非洲毛驴由此遭遇灭顶之灾。

在变成超级肌肉猪之前，这只猪有话要说

一类科学研究努力创造基因改造肌肉猪，另一类研究则证明猪也有思想和感情，而这只猪想问：为何受伤的总
是我？

素食之城？政府是否可以限制居民吃肉？

是环境保护，还是肉食恐怖主义，意大利、西班牙两座城市的政府意向引发争议。

每杀一条狗可得500卢比：印度的屠狗大战

由于政府无法有效对流浪狗只采取绝育措施，目前印度有2500万流浪狗。杀狗、游尸、教导孩子杀狗——惊慌
的市民掀起屠狗大战。

澳门赛狗业陷落的六百遗孤：跑道没了，牠们还在跑

澳门赛狗80年，逸园狗会里外的人有赢有输。人去楼空，余下的偏偏却是亲身冲过终点线的一群，牠们拼力跑
到连赛道也消失，穷尽目力仍不见终点。

即将到来的“玉林狗肉节”，又一次引发动物伦理之争

